



A Discussion on Loan Words in Malaysian Chinese Lexical

浅谈马来西亚华语词的外来语词

Chong Ni Pei^{1,2*}, Chong Pei Qi^{2,3}, Stephanie Tay Cin Wun³

¹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00083 Beijing, China

²Academy of Language Studies,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4045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³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 Shanghai,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hongnipei@uitm.edu.m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lexical borrowing from foreign languages to Malaysian Chinese including English, Malay, Japanese and others. The English loanwords in Chinese accounted the most among them. This paper also discuss the cultural meanings contained by the loanwords, especially Malay loan words from which we are then able to explain the various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alay community in Malaysia. We can also able to see the influences of English due to trace of British colonial era from the English loanwords.

Keywords: Chinese; loanwords; cultures; lexical

To cite this article: Ni Pei, C., Pei Qi, C., & Cin Wun, S. T. (2022). A Discussion on Loan Words in Malaysian Chinese Lexical, 1(1), 8-17. <https://doi.org/10.17977/um073v1i12022p8-17>

Submit: 15th August 2021

Revised: 7th October 2021

Accepted: 14th October 2021



浅谈马来西亚华语词的外来语词

摘要

本文试图从外来语借此的角度分析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词使用情况。马来西亚华语受到源自英语、马来语、日语等影响，其中英语外来词所占的比例最大。本文还讨论了外来词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尤其是马来语外来词，从中我们能够解释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社区之间的各种文化互动。我们还可以从英语借词中看到英国殖民时代的痕迹对英语的影响。

关键词： 华, 马来西亚华语, 外来语, 借词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存在于运用之中，而活的语言是人类组成社会与发展精神、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不被人们运用的语言就没有生命力可言，也谈不上发展与变化。有鉴于此，被社会使用的语言必然随着时间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因此，社会的分化、统一、相互接触也必然导致语言也相应地分化、统一和接触。

谈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避不开文字的讨论。语言本身固然可以反映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是遇到外来文化的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这些新的成分和旧有的揉合在一块儿，便产生了“借字”的现象，也就是本国语言里的外来语成分。

外来语可以表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与此同时，从语言的揉合也可以窥探两种文化的交流。正如萨丕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己满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促使说一种语言的人直接或间接和那些邻近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发生接触。这种交际或是友好的，也或是敌对的，从贸易、宗教、经济、娱乐、教育等途径互相接触而产生。以中国字为例，中国所接触的民族很多。比如印度、伊朗、波斯、马来、暹罗、缅甸、匈奴、突厥、蒙古、满洲、高丽、日本和近代的欧美各国等等，每个文化潮流或多或少给汉语留下一些借字，同时汉语也输出一些语词给别的语言。这些交互借字仔细加以研究，可以给历史文化找出许多有意思的解释。中国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关系几乎可以从交互借字中看出端倪。

罗常培教授在其著作——《语言与文化》中提出中国语词中外来语的分类有声音的替代 (phonetic substitution)，新谐声字 (new phnetic-compound) 借译词 (loan-translation) 和描写词 (descriptive form) 《语言与文化》一书提供了中国语词的外来语借词现象的导因和外来语词的分类情况，笔者受此启发而研究马来西亚华语词的外来语情况。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必须从“马来西亚华语词”这一概念谈起，以下先理清“马来西亚华语词”与“大陆普通话”的区别和关系。



从 Labov 社会语言学观点上来说，“纯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是语言事实，因为语言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纷繁复杂的综合体。我们皆知华语作为华裔的共同语，大陆称普通话。普通话通行全世界成为全世界的华裔的共同语，而华语受到各地方言与当地语言的影响而逐渐产生了许多变异的现象。吕叔湘（1980：85）“大家都知道汉语的方言很多；可究竟有多少呢？……要作如此的分辨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以上这一段话中，我们知道吕叔湘所说的方言是汉语的变体。邢福义（2005）认为，汉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由于出现了地域性的分歧，比如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香港、澳门和台湾，都各自具有一些特点。

周清海（2008）在其绪论中提出：“没有一种语言是静止的、不变动的。变动是语言的常态。”他指出语言变化的成因包括出现了新事物、为表达新的概念、固有的词义义项的增加或减少、与不同语言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使旧的表达方式被时代所淘汰，产生了新的表达形式、学习者不完整的掌握该语言、使用者不适当的类推而出现新的用法、或者因为语言内部的模糊性引致用法的变化等等。由此说明，华语在各地区扎根发芽已有很长的时间，其使用形式已经相对稳定，不能轻易否决这一些语言变体的存在，而且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些华语变体正在或已经通过各种管道例如广告、连续剧、新闻媒体、互联网等，丰富着和影响着的汉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郭熙（2002）在其文章中表示，有许多人认为华语就是普通话，而他认为应该把二者区分开来。他指出，普通话和新马华语的差异已经很大，而且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复杂。正因为这种复杂的现象，新马两国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对华语进行规范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他分析了“协调”、“规范和统一”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并提出合作性、通用性、多样性和迫切性四种原则。周清海对与新加坡华语使用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他（2002）指出，语言变异是在所难免的，汉语要走向世界，对于变异的现象必须要有更大的包容。周清海进一步提出了“大华语圈”的看法。笔者浅见，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马来西亚作为汉语（华语）教育系统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其华语使用情况值得引起关注。又因互联网和科技发达，各地区人们频繁往来而将使各地华语词发生另一阶段的融合，马来西亚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之一，其所使用的华语语词情况值得探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描述性定性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对比分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全球华语词典》中，地区注明“马”（即马来西亚）的词语作为研究对象。词语的释义注明了某些词语的来源，其中，外来词语标明音译、直译或者音译兼意译三种，



如果是源自英语的词语则给出英语的原形。《全》设立“知识窗”栏，内容包括词语的背景知识及相关的特别提示，从“知识窗”一栏也可以得出词语的来源。本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技术是从词典收集相关数据，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并得出结论。本研究从描述性的角度阐述了马来西亚华语外来词，并通过对比分析，探讨华语词中外来语词的来源、类别和成因。

3. 研究结果

3.1. 源自英语的外来语词

马来亚半岛从汉朝时期已有外交贸易往来，尤其以马六甲王朝时期的交流最为鼎盛。从那时候起便大量涌入许多中国人和印度人定居于马来半岛。上世纪 20 年代，华人先辈的“下南洋”浪潮使马来西亚的华人人数剧增，形成了独立后以三大民族为主的多元种族国家。受到殖民地国家的影响，马来西亚在文化、经济、教育和政策方面受到英国的影响最多，建国之初更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以马来语为国语。因此，国民的语言中最频繁使用的语言为马来语、英语和华语。华人在这片土地生长，自然吸收这片土地的养分，因此华语词中出现许多外来词，从这些外来词便可以窥探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和文化。

马来西亚华语词中的外来词主要借自英语和马来语。根据统计，源自英语的词一共 195 个。马来西亚手英殖民地影响，在英国统治时期人们被规定学习英语，英殖民地对马来西亚社会影响深远。商贸、法律、教育等制度都受到英殖民地时期的影响并且沿用至今。英语是除了国语（马来语）以外唯一的官方语言，大量英语外来词进入华语词汇中。

表一。英语词对应马来西亚华语词的数量关系

来源	音译	直译	音译兼意译
英语词的数量	102	42	4
华语词数量	143	43	4
来源	音译	直译	音译兼意译

表一所示 102 个英语词产生出 143 个对应的马来西亚华语词。其中含有三种情形：一是因为构词的关系，由一个英语词产生出几个华语词，如：

[Bus] 巴士、空巴、空中巴士、大巴、公交巴士

[Bar] 吧、酒吧

[Card] 卡、储值卡、电话卡、卡位、车卡

[Pose] 甫士、摆甫士

[Show] 秀、处女秀、模仿秀、秀场、秀服、秀界、秀约、走秀、作秀

[Park] 泊车、泊位



第二种情形是由同一个多义英语词产生出两个不同的意义，产生两个不同意义的华语词条，这种情况下笔者算作两个华语词，如：

[Tips] 贴士（名词，义同“小费”）

[Tips] 提示（名词）

第三种情形是源自两个不同的英语词却使用同一个华语词形，产生出两个不同意义的华语词，如：

[Encore] 安哥（义即“再来一次”）

[Uncle] 安哥（义同“叔叔”或“大叔”）

（一）直译

43 个马来西亚华语词源自于 42 个英语词，因为其中有两个华语词源自于同一个英语词。

[Hot money] 热币、热钱

（二）音译兼意译

这种翻译的来源较少，从《全》马来西亚华语词中只有 4 个音译兼意译的词，如：

[Bermuda shorts] 百慕达裤

[Internet] 因特网

[Own goal] 乌龙球（粤语音译）

[Mickey mouse] 米老鼠

3.2. 源自马来语的外来语词

由于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与马来人相处，为了双方的沟通与交际需要，华语词也受到马来语的影响。《全》中一共有 61 个源自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华语词，请参考下列的华语词与马来语原形对应关系表。表中的马来语原形是笔者经过翻查其他资料得来的，《全》中并无马来语原形标注。

表二。马来西亚华语词与马来语原形对应关系

《全》马来西亚华语词	马来语原形
阿嘎阿嘎	Agak-agak
阿渣	Acar
巴冷刀	Parang
巴刹	Pasar
巴刹马兰	Pasar malam
巴刹马南	Pasar malam
峇峇	Baba
峇迪	Batik
峇迪画	Batik
峇拉煎	Belacan
舢舨	Tongkang
丹斯里	Tan Sri



《全》马来西亚华语词	马来语原形
多隆	Tolong
敦	Tun
干巴刹	Pasar
甘榜	Kampong
哈芝节	Hari Raya Haji
加龙古尼	Kalong guni
浆绿	Cendol
警曹	Sarjan
咖啡乌	Kopi' 0
咖椰	Kaya
卡巴亚	Kebaya
卡峇雅	Kebaya
奎龙	Kelong
奎笼	Kelong
拉沙	Laksa
啦沙	Laksa
辣沙	Laksa
叻沙	Laksa
镘	Duit
令吉	Ringgit
榴梿	Durian
龙冬	Lontong
隆帮	Tumpang
罗弄	Lorong
罗惹	Rojak
罗杂	Rojak
罗杂华语	Bahasa Cina rojak
马打	Mata
马来栈	Belacan
摩摩喳喳	Bubur-caca
拿督	Datuk
拿督斯里	Dato Sri
娘惹	Nyonya
潘斯里	Puan Sri
惹兰	Nyonya
沙爹	Satay
沙龙	Sarong
沙笼	Sarong
纱笼	Sarong
湿巴刹	Pasar
宋谷	Songkok
苏丹	Sultan
天猛公	Temenggong
窝打	Otah
乌达	Otah
五脚基	Kaki lima



《全》马来西亚华语词	马来语原形
亚答	Atap
亚答厝	Rumah Atap
亚答屋	Rumah Atap

马来语音译的种类分成：

(一) 人物、名衔或封号

丹斯里、敦、拿督、拿督斯里、潘斯里、苏丹、天猛公、马打

(二) 饮食

阿渣、峇拉煎、浆绿、咖啡乌、咖椰、啦沙、辣沙、拉沙、叻沙、榴槿、龙冬、罗杂、摩摩喳喳、沙爹、窝打、乌达

(三) 服装

峇迪、卡巴亚、卡峇雅、沙笼、纱笼、沙龙、宋谷

(四) 用具

巴冷刀、镡

(五) 处所

巴刹、干巴刹、湿巴刹、巴刹马兰、巴刹马南、罗弄、惹兰、五脚基、亚答厝、亚答屋

(六) 特有名词

峇峇、娘惹、令吉、哈芝节、峇迪画，罗杂华语

(七) 其他

阿嘎阿嘎、隆帮

这一些源自马来语的词绝大部分在普通话里没有相对应的词，尤其是表述马来西亚特殊国情的词语，从“与普通话对应的关系”来看，可视为“独有词”。其中，尤以饮食类居多，马来西亚华语词吸收了许多马来语借词来为热带水果和辛辣菜肴命名。

3.3. 源自日语

马来西亚华语词也吸收了一些源自日本的词语，《全》马来西亚华语词中一共 13 个日语音译词语，是依照日语音译用汉字改写的词语。如下：

便当、便当盒、动漫、攻略、卡拉 OK、量贩店、料理、罗生门、

妈妈桑、妈妈生、人气、寿司、一级棒

这一些源自日语的词语如“动漫、攻略、卡拉 OK、量贩店、料理、人气、

“寿司”已经被大陆普通话所吸收。根据《全》，这些词的使用地区皆为“各地”或涵盖“大陆”，可见它们是华语区内广泛通用的词语。



3.4. 其他

除了英语、马来语和日语以外，根据《全》，马来西亚华语词还受到其他语言所影响。其中包括：

- (一) 泰语 “冬炎、东炎”
- (二) 印度尼西亚语 “嘎美兰”
- (三) 印地语 “布都、莎丽、纱丽、沙丽”
- (四) 西班牙语 “厄尔尼诺现象、拉尼诺现象”
- (五) 法语 “嘎纳、克拉”

其中，“冬炎”和“东炎”意思相同，意即泰式酸辣汤；而“莎丽、沙丽和纱丽”也表述同一意义，即印度妇女的传统服装。“嘎美兰”是印度尼西亚一种传统音乐。“布都”指的是朱砂、“嘎纳”即“康城”、“克拉”是宝石质量的单位，而“厄尔尼诺”与“拉尼诺”是一种气候反常的现象。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华语词中的外来语词主要源于英语、马来语和日语，也有少量来自泰语、印尼语的影响。这些外来语词不管来源何方，都以直译和音译兼意译的方式纳入华语词。虽然马来西亚华语源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居民与马来西亚华人能进行基本的日常交际，但源自马来语的外来语词与普通话词语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际的畅通。本文收集和分析马来西亚华语词中外来语的情况，希望这些资料在未来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编写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Chen, Ruofen. (2006). Exploration of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Language Policy.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Guo, Xi. (2002). Coordin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andarin vocabulary and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Chinese vocabulary——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vocabulary coordin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omain.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12).
- Guo, Xi. (2005). Malaysia: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 language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Chinese in a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 87-94+141.
- Guo Xi. (2009).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03): 45-52.
- Li Jialu, Yan Qiyu. (2004). "Malaysi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Li Yuming. (2007).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spread Chinese smoothly.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world (03).
- 李宇明等.(2010).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出版社.
- 柯永红.(2009).论马来西亚语言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1):114-116+134.



罗常培.(2009). *语言与文化*.北京: 北大出版社.

宁继明.(2013). *中国概况*.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苏剑. (2011). *语言演化与语言保护：语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

谭志满.(2005). *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Wang, Liying. (200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Zhou, Qinghai. (2007).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in the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4).

Zhou, Qinghai. (2008).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Zhou, Diansheng. (2004). my country'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6)

Zhou, Qingsheng. (2005).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schools and thoughts. *World nations* (4).

Zhou, Qingsheng. (2006).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References

Chen, Ruofen. (2006). *Exploration of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Language Policy*.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Guo, Xi. (2002). *Coordin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andarin vocabulary and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Chinese vocabulary—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vocabulary coordin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omain*.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12).

Guo, Xi. (2005). Malaysia: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 language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Chinese in a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 87-94+141.

Guo Xi. (2009).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03): 45-52.

Li, Jialu, Yan Qiyu. (2004). "*Malaysi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Li, Yuming. (2007).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spread Chinese smoothly.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world* (03).

Li, Yuming et al. (2010).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Commercial Printing Press.

Ke, Yonghong.(2009). On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Malaysia.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1):114-116+134.

Luo, Changpei. (2009).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Ning, Jiming.(2013). *Overview of China*.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Su Jian.(2011). *Language Evolution and Language Protec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inguistic Economics*. Shandong: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Tan Zhiman. (2005). *Cultural Change and Language Inheritance*.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Wang, Liying. (200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Zhou, Qinghai. (2007).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in the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4).
- Zhou, Qinghai. (2008).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 Zhou, Diansheng. (2004). My country'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6)
- Zhou, Qingsheng. (2005).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schools and thoughts. *World nations* (4).
- Zhou, Qingsheng. (2006).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